

興盛即滅亡？

從印度佛教的滅亡看台灣佛教的興盛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發表於「台南地區佛學論文發表會」

鄭振煌

一、前言：多等於零

歷史像是一個有機體，是有生命的。任何歷史事件也像生命體一樣，有它的生老病死、生住異滅。佛教在印度出現、成長、壯大、衰老，以迄於滅亡，就像生命現象一樣，必然有它的前因後果。身為佛教徒，關心佛教的前途，有幸處於中國佛教史上最經濟資源最豐富的時代，目睹若干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景觀，未免杞人憂天，擔心台灣佛教在興盛的背後，是否也隱藏著滅亡的危機？

歷史也像一條長河，是許多事件的匯合，絕不是獨立存在的。印度是佛教的祖國，竟然沒有佛教容身的餘地，其原因必然錯綜複雜。如何抽絲剝繭，理出幾條線索，作為今日佛教徒的借鑑，應該是每一位佛教徒的責任。

本文雖然從信仰的動機出發，但在撰寫的過程，自信尚能把握客觀的原則，不以信仰而影響素材的取捨與論述。惟歷史並非筆者所長，印度又是一個相當不重視歷史的國家，素材的取得相當困難，還望十方大德指正。

中國人是一個相當重視傳統與愛面子的民族，對於現況的批評或突破，總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與壓制。佛教界更是如此，連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等出家大德，對佛教的省思，都會引起保守勢力的撻伐，更何況目前正在從事文件分析工作的年輕在家眾？目前對於台灣佛教現況的紀錄，還是非常匱乏，因此本文在這方面的著墨比較少，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希望有心人繼續完成。

二、印度佛教滅亡的原因

佛陀滅後，經過三次結集、孔雀王朝的極盛，至佛元第十三世紀，「密教發展，佛教漸衰。」①佛元第十六世紀，「回教侵入東方，王朝覆亡，佛教受毀，

未幾而亡。」②一千六百年的印度佛教，由「生」而「住」而「異」而「滅」，實在令人感慨系之。

距今一百年前的一八九一年一月，現代印度佛教復興之父達摩波羅（Datta-mapala）正當盛年，從錫蘭來到印度，首次朝禮菩提迦耶。當他看到當地的佛寺及寺中的佛像時，不禁潸然淚下。同年五月，他回到錫蘭，在可倫坡成立「摩訶菩提學會」（Maha Bodhi Society），敦請若干亞洲國家的僧侶駐錫菩提迦耶，並出版英文和印度文的佛教書籍。六月，派遣四位僧侶來到菩提迦耶，激起當地一家主要報紙的覺醒，認為印度應該復興佛教。十月，召開「國際佛教會議」於菩提迦耶，有中國、日本、錫蘭和大吉嶺的代表出席。印度的佛教復興運動於焉開始③。經過一百年的努力，成績並不很顯著。印度的佛教，目前還只是一種社會運動，佛教徒絕大多數是社會最低層的賤民階級，佛教徒只佔印度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印度佛教並未真正紮根復興④。

這個事實，令關心佛教前途的人士十分注意，紛紛加以研究。可惜，印度民族向來不注重歷史紀錄，史料闕如，使得印度佛教的滅亡原因，呈現眾說紛紜的局面。茲就手邊資料簡介各家說法如下：

1. 佛教吠陀化

印順導師認為印度佛教的演變，就像人的一生，歷經誕生、童年、少壯、漸衰而老死五個時期⑤：

第一期的佛教為「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佛於吠陀之學流中，可謂月朗秋空，繁星失照矣！」

第二期的佛教為「傾向菩薩之聲聞分流」，「釋尊入滅已，下迄佛元四百年，佛教以孔雀王朝之崇信，漸自恆河流域而分化各方。……分化之主因，實為大乘入世傾向之勃發。……分化之方式不一，而實為急於己利（聲聞）與重於為人（菩薩）兩大思想之激盪。……小乘盛行而大乘猶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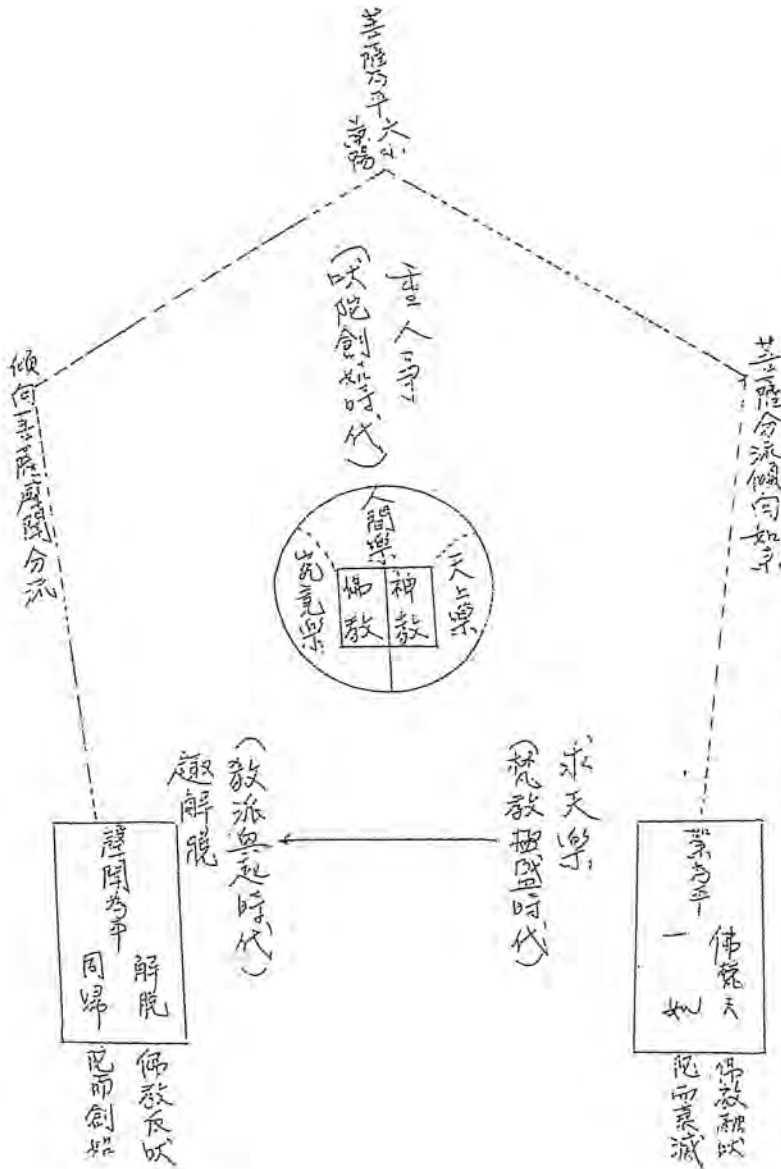
第三期的佛教為「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佛元四世紀至七世紀，南以安達羅，北以大月支（貴霜）王朝之護持，兩系合流於北方，大乘佛教乃盛。……以融攝世俗，大乘經已不無神祕、苦行、表徵、他力思想之潛萌，龍樹菩薩乃問為之洗刷也。此第三期之佛教，說三乘共同之解脫，與根本佛教相契應；然佛世重聲聞，今則詳菩薩之利他。」

第四期的佛教為「傾向如來之菩薩分流」，「七世紀至千年頃，大乘佛教又

分流：（從北來）西以阿瑜陀為中心，無著師資弘『虛妄唯識學』。（從南來）東以摩竭陀為中心，『真常唯心論』之勢大張。學出龍樹之佛護、清辨等，又復興『性空唯名論』於南印，三系競進，而聚訟於摩竭陀。大乘分化之因甚複雜，而『如來』傾向之潛流，實左右之。……此真常淨心，易與婆羅門之梵我相雜，而時又適為婆羅門——印度教復興，梵我論大成之世，佛陀漸與梵天同化矣。」

第五期的佛教為「如來為本之梵佛一體」，「千年以降，佛教漸自各地萎縮而局促於摩竭陀以東。以如來不可思議之三密為重點；立本於神祕、唯心、頓入之解，為一切學派、內外思想之綜合，為一切祕密、迷信之綜合。唱一切有情成佛，不復如大乘初興之重於利他，而求即心即身之成佛。奄奄六百年，受異教者之壓迫而衰滅。」

印順導師並繪一圖表，介紹這五個時期的演進情形。



佛教以反吠陀文化而創始，卻以融吠陀文化而滅亡。「佛元八世紀以來，佛教外印度教之復興，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內以『唯心』、『眞常』、『圓融』、『他力』、『神祕』、『欲樂』、『頓證』思想之泛濫，日與梵神同化。幸得波羅王朝之覆育，乃得一長期之偏安，然此末期之佛教，論理務瑣屑玄談，供少數者之玩索；實行則迷信淫穢，鄙劣不堪！可謂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國族。律以佛教本義，幾乎無不爲反佛教者！」「敵者之摧殘，不足爲佛教害，受吠陀文化之熏染，則佛教致命傷也。」「圓融之病，深入佛教，或者以此爲佛教光，而吾則恥之。或者以此爲不執著，則又誘佛之甚者！」◎很顯然的，印順導師認爲，印度教的復興與回教徒的入侵迫害，並不是印度佛教滅亡的主因，主要的還是由於「佛教梵化」。

2. 印度教的仇視

儀模法師在〈印度佛教的興起和衰亡〉一文中，則認爲印度佛教滅亡的主因，是印度教的仇視。

「然而佛教何以遭致衰敗以至滅亡之禍呢？其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爲印度教的仇視，印度教是婆羅門教後期復活的名稱。當佛教興盛的時候，婆羅門教並未失去他們的潛力，在朝執政的人，仍有不少的婆羅門教徒，以致後來復興的力量自必強大。同時在佛教徒本身也不振作了，同婆羅門教那時最後腐敗以致佛教興起的情形，殆無二致了。印度富有的寺廟都一天一天的走上腐化的一途，失去了社會的信仰。加之在第五六世紀的外來的諸族，都樂於接受印度教的領導，以致佛教在印度失去了宗教上的地位。到了第八世紀的婆羅門教大師庫馬雷巴陀爲最後的印度教打擊佛教及耆那教的一個人，同時婆羅門教爲謀復興的緣故，處處模仿佛教的形色和內容，復因佛教大乘變質的密宗盛行，有些學者把印度教義也有不少有的摻雜在佛教裡。佛教變質後，加之在十二世紀的末期，爲回教侵入，佛教徒被害，佛寺被焚者甚多，一個在印度興起的佛教，終於在特殊的環境中宣告滅亡了。」但作者認爲佛教在印度，只是名義上滅亡，實際上卻還存在於印度人中⑦。

3. 密教傾向頹廢

印順導師和儀模法師雖然都認爲，密教的興起，正值印度佛教的末期，卻不

認為密教是印度佛教滅亡的主因。但宇井伯壽則認為密教傾向頹廢是印度佛教滅亡的主因：

「……超岩寺……是密教專門道場，所說的多半是左道派。左道派由印度教性力派（*shakta*）衍變而來，以淫欲即是道等，不重通達文字之實修，含有很多卑俗低級的成分。密教所包含的採用了印度教，在長期擴展其範圍中幾乎攝取了印度教所有諸神祇的一些儀式，於是製作了頗接近混合淫猥的丹多羅文學。密教中所表現修道稱為金剛乘、大樂乘，左道派很多行徑是呈現出頹廢與靡爛。……密教如此的漸次隆盛，跟隨著印度各地佛教更加衰微，佛教恐怕完全淹沒於印度教中去了。……西元一二〇三年，回教的將軍巴古代那·克里基焚毀了超岩寺，迫害殺戮所有的佛教徒，有些遁隱、還俗，逃到尼泊爾等邊境，從此佛教的形骸消失。」^①「印度的密教是介入了印度教令人不喜歡的成分，又墮入人性本有的弱點而召致佛教滅亡。……所以印度佛教的滅亡，認為是中觀派、瑜伽行派末流偏重學術理論之傾向為遠因，密教傾向頹廢狀態為近因。呵斥小乘佛教為淺薄，相反的實際上多著重於信行方面，這是此一時代普遍存在的現象。」^②

楊白衣教授亦持類似說法：

「他們（密教）不特說出許多諸佛菩薩，就是從來在佛教未曾說過的很多明王以及外道神仙，也都認為是大日如來的化身了。不但如此，更攝取很多民間信仰，而用大曼荼羅納入正規。他們認為不必為了實踐大乘佛教的六波羅蜜，用盡心氣。蓋眾生本來就具足佛性故，只要念諸尊，誦持陀羅尼，與密教儀式，就可容易到達——即身成佛。所以密教承認現世的幸福快樂，主張人間的煩惱情欲不可克服抑壓而應加尊重，只要能不純的愛欲昇化到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即可。」^③「肯定煩惱的思想，一俟與當時的俗信妥協後，很容易走入險路——卑猥的儀禮。……密教在儀禮中取入性的享樂後走入了滅亡的命運。」^④「當回教侵入後，他們成立了『時輪恒特羅』（*Kalacakra-tantra*約西元一〇二七——一〇八七年紀）說，說是為了撲滅回教，佛教徒應與毗紐、濕婆結合連合軍。他們用了回教紀元，說及麥加，教理含了許多占相學成分。西元一二〇三年密教的根本道場Vikramasila（在恆河畔）被回教徒軍隊破壞，加之僧尼被殺戮後，印度佛教走入滅亡的命運。」^⑤

4. 回教的迫害

西元一二〇二年回教徒侵入印度，破壞維克羅摩尸羅寺（超岩寺），殺害僧

尼，印度佛教僧團就算是滅亡了。其實，印度佛教早已消解到印度教裡去，失去獨立宗教的價值，也可說是早已滅亡。自回教徒侵入印度之後，許多佛教學僧帶著佛典逃亡別國，佛教正式滅亡。

日本學者明石惠達認為，印度佛教從來不曾取代過婆羅門教的地位，即使像阿育王、迦膩色迦王以國家的力量支持佛教僧團和佛教教學，但婆羅門教仍在民間具有相當勢力。佛教在西北印度接受希臘、伊朗文化的影響，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並豐富其哲學內涵，表面上表現得很輝煌，但也意味著漸漸脫離民眾。佛教崇尚寬容，未曾壓迫其他宗教，甚至在後期也採納其他宗教的精神和教理，因而喪失佛教本來的固有宗旨。難怪婆羅門教能夠翻身為印度教來復興，而佛教卻變成印度教化，回教一迫害，就整個消聲匿跡了^⑩。

在阿拉伯語中，「偶像」稱為but或budd，事實上就是從梵文的buddha（佛陀）挪過來的。不幸的是，回教主張「聖戰」，任何異教徒如不改性回教，即行殺戮。「當他們（回教徒）到達這個地點的時候，他們包圍了它……這個城市立即陷於慘境，在同一年上帝就君臨了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陀的塑像），偶像都被回教徒焚燒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燒了，其餘的被殘殺了。」「穆罕默德回答：忠實的宗教誨導教誨下面的教條：『按先知的教條傳播的比例，和他的信徒努力鏟除了多少偶像崇拜，將來在天堂獲得相稱的報酬。』所以他必須靠上帝的幫助，從一切印度地面上，連根拔除偶像崇拜。」「這是我們祖先的原則，從阿沙杜拉格里伯（Asadu-Ua Galib）直到現在……要轉變異教徒相信一個上帝和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他們採納我們的信條，一好百好，否則拿劍對付他們。」總之，回教徒所至之處，為了宣揚教義，可以殺害一切人民，搶劫一切城市，打爛一切偶像，踐踏一切婦女，而且做得越殘酷，在天堂所獲得的報償越大^⑪。

問題是，印度除了佛教之外，還有印度教，為什麼印度教能夠不被連根拔除，而佛教卻無法倖免於難？A. K. Warder認為印度教比較有彈性，無所不可，它主張社會等級制度，與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潮流很調和：人們將自己付託給首領，而一切人最終託付他們的靈魂給上帝。因此，印度教能夠深入民間，深入印度文化。印度教的戰士隨時準備作戰，了解這是他的職責，死於戰鬥是至上光榮。反之，佛教主張和平、反暴力，剛好成為回教徒殺害的對象。再加上當時的佛教，太過於哲學化，可以說是學院式傳統。它的傳統中心是在各大學，而在人民大眾之中。當大學被毀，它的傳統力量也就破滅了。羣衆不易懂得深奧的哲學，看不出佛教與印度教有什麼不同，他們以鄰居崇拜印度教諸神的單純忠誠來崇拜

佛陀和諸菩薩。假如缺少博學比丘的指導，居士佛教就會混合於印度教多彩多姿生動活潑的地方性崇拜。等到佛教寺院被回教徒剷除，僧侶逃亡國外，佛教自然在印度消失^⑫。

5. 佛陀本人的兩項錯誤

佛教在印度的滅亡，固然如上所說，有內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最基本的，還是佛教教主釋迦牟尼所犯的兩項大錯誤，使得佛教不得不在印度滅亡，或許這也是佛陀本人所必須負起的責任或果報吧！^⑬

那連教授認為，佛陀本人所犯的兩項大錯誤是：(1)他打破了既有的社會秩序，卻沒有建立取代性的新社會秩序。(2)他輕視婦女的地位，使得佛教傳統無法在家庭生根。

印度原是一個種姓階級的社會，社會秩序嚴密，各人各有自己的定位，不容超越，整個社會機器也就得以順利運轉。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在今日看來，簡直匪夷所思，甚至非常不合理、不合乎人性，但在民智不發達、交通不便的古代社會，卻是安定社會的最大力量。每一個人從出生到老去，都有既定的社會角色，根本不必為自己的前途而煩惱。佛陀的衆生平等理論，美則美矣，在當時卻還是異端邪說，一般老百姓的智慧根本不足以接受理解，更何況屬於既得利益者的婆羅門和刹帝利階級，必然誓死抵制。佛陀在摧毀安定社會秩序的種姓制度之後，並沒有提出新的社會結構。他只成立僧團，並未建立在家居士團體，更沒有政治組織或組織理論。基本上，他只關心出世解脫，只規範僧團的生活法則，對於在家居士的日常生活或生老病死問題，提示的比較少。結果，出家衆接受在家衆的供養，以修行為務，自成一個隔離的系統；在家衆除了可以從出家衆獲得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慰藉以外，切身的生計問題，如嬰兒出生、男女感情、結婚生子、士農工商等營生細節，恰好都是佛教僧侶所避諱的。大多數的佛教徒，並不對深奧的生死哲學感興趣，既然世俗層面無法從僧侶獲得指導，只好求助於擅長此道的婆羅門教祭司。婆羅門教多的是神祇，正足以滿足大多數民衆的需要，佛教自然就不是民衆的必須了。

佛陀正如其他宗教教主或大多數古代哲學家，對於女性的定位都低於男性。尤其是佛教，更認為女身必須轉世為男身，才有成佛的可能，女性出家也不像男性出家那麼方便，女衆僧團甚至在後來從印度絕跡。這些現象雖然可以從生理方

面來解釋，但女性的地位低於男性，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風俗習慣或家庭中的宗教性祭拜，往往都是由女性來傳承的，婦女在佛教中的地位不高，自然就會那麼熱衷於維繫佛教的傳統，佛教從家庭中漸漸消失，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社會文化學的觀點來看，佛教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其滅亡當然是遲早的事。

6. 佛教的故步自封與異質化

任何一種習俗或制度，在剛成立的時候，似乎都有助於社會、宗教、人類的進步，但如果不能隨時修正，日久之後，反而會阻礙進步。許多因素固然促成了佛教的興起和發展，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後來都變成了佛教衰落的原因。

對於印度佛教滅亡的原因，另外一位學者杜特，提出比較綜合性的看法，這些看法分成五個重點，有些是上述幾位學者說過的，筆者形容為佛教的故步自封與異質化^⑭。

(1) 僧伽的超然地位 這種超然地位曾經保證了僧伽的純潔和精神修養的進展，但日久之後，僧眾們都忘記了教主原來的旨意，變成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團體，專門從事精神上的修養或文化方面的研究，依靠別人的供給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漸漸不關懷周遭人羣的道德和宗教水準的提高，忽略了對社會人類的教育，使得僧眾脫離廣大羣。譬如，佛教就沒有規定關於誕生、婚姻、葬禮這三件人生大事的法律，像給孤獨長者這位佛陀的最大護法，都可允許兒女們和耆那教家庭出身的人結婚，遑論其他信仰不堅定者。在這種情況下，佛教自然漸漸衰落了。

(2) 佛教不干涉社會習俗的態度 佛陀是一個苦行者、先覺者，而不是一個社會或宗教改革家。他和他的幾位大弟子，都是出身婆羅門教家庭，因此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實現真理，而非干涉世俗信仰和習慣，因為這些都是緣起法，都是如幻的世俗諦。在他們還在世時，這種態度很得人心，有其一定作用，但後來卻促成佛教的滅亡。初期佛經中，即有婆羅門教諸神的地位；後來的佛寺中，也充滿神和女神、藥義和羅義的偶像，又流行崇拜這些偶像的儀式。後代的人們就專心一致地崇拜這些次要的東西，而忘卻了教主原來的教法，佛教就在這些錯綜複雜的信仰和儀式中，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使得佛教的真正目的隱而不見，終於滅亡。

(3) 比丘學問的退墮 佛教旗幟能夠高掛不墜，佛教僧團能夠受人尊敬，均有

賴於組成僧團中心的知識分子。但在西元七、八世紀的時候，從這些佛教學術中心出來的人都不博學，都在非佛教的作家和辯論家的攻擊下敗倒了，這是印度人生活中的嚴重事件，可以引起一個宗教、教派和論師的衰亡。由於僧伽的懈怠，或由於僧團不能吸收最好的知識分子，佛教的學術中心逐漸失去君王和國人的信仰。

(4)密宗的興起 佛陀雖然盡了極大的努力，但還是無法從印度人的思想中，徹底消除對於阿達婆吠陀中所記載的咒語的信仰，以及神力、占課、巫術等迷信信仰。在初期和梵文佛典中，都有咒語或陀羅尼，這是密宗興起的前兆。密宗作品出現於公元四到八世紀，密宗是高度發展的禪定哲學，在習定的時候要利用手印、坐勢、壇場、咒語來集中意識。不幸的是，密宗的修持法被許多宗教騙子濫用了，因而貶低了它的價值，毀滅了偉大導師所倡導的高尚教義。密宗興起，使得佛教婆羅門教化，終被後者所溶合兼納，信仰密宗的佛教徒人數很少，又隱居於寺院之中，逐漸被婆羅門的汪洋大海所吞沒。

(5)宗教迫害 佛教不曾破壞其他宗教，卻先後被婆羅門教和回教徒所迫害，因為佛教集中於寺院之中，所以異教徒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毀滅佛教信徒和他們所收藏的經典手稿。佛教僧侶一受到迫害，就等於佛教滅亡，倖免於難的，也紛紛逃亡到尼泊爾和錫蘭等地，佛教和佛教文物典籍就在印度被徹底消滅乾淨了。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法不孤起，佛教在印度的興亡，都是緣起法。綜上所說，印度佛教的覆滅，可以歸納成教義異質化、教團故步自封、異教迫害等三個因素，如下圖所示：

(見下頁)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印度佛教的滅亡，正足以作為台灣佛教的借鏡。固然由於時空環境的改變，台灣佛教與印度佛教無法完全類比，但以古鑑今，也有許多可資發明的地方，值得大家注意。茲就這三項主要因素逐項討論如下：

在異教迫害方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台灣佛教還沒有這方面的威脅。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佛教徒又佔所有宗教徒的百分之五〇·六五^⑮，台灣且有海洋環繞，隔絕了外國異教徒可能有的宗教迫害。但陽的宗教迫害雖然沒有，卻必須提防陰的迫害。民國四十年左右，基督教徒曾肆意攻擊、曲解、污蔑佛教，引起彼此之間的強烈論爭。近年來，由於各宗教領袖主張對話溝通



，或可免除宗教迫害的疑懼，但難保不會死灰復燃。泰國佛教界就曾組織「佛教安全衛護團」，揭發羅馬教廷剷除佛教的陰謀^⑮。

在教團方面，佛教教會組織曾經頗受批評^⑯，但隨著戒嚴法的廢除，人民團體開放成立，在多元化的社會裡，競爭愈來愈激烈，適者生存，不適者將被淘汰，新興佛教團體必然對舊有佛教團體產生激勵作用，佛教教團應該可以免於故步

自封。由於「人間佛教」、「人生佛教」或「人乘佛教」的大力提倡，只要能契合佛法，對於佛法有正知見，佛教的勃興應是指日可待¹⁹。再者，台灣僧伽的知識水平已大幅提高，並不稍讓於一般民衆，實屬可喜。僧伽在專注修行之外，還能致力學術的研究，當可提高僧人在社會中的地位。

最令人擔心的，是佛教的異質化，在台灣似乎還沒有顯著的改善跡像。台灣佛教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未能隨著社會結構的急速變遷，作適當的回應。就佛教刊物的內容來說，「仍偏重傳統經典的翻印，對於佛教組織、制度、僧教育及社會有關事項之探討極少，而專門性、深入的研究著作則更爲缺乏。」²⁰……但在實質內涵上，似乎沒多大改變，甚至與社會其他層面的發展脫節，充分顯示出台灣佛教的保守性格仍相當濃厚。若從文化思想的改革性弱這點來看，可以說台灣佛教的發展，本質上世俗化的程度仍是很低的。²¹換句話說，台灣佛教還有吠陀化的遺跡，還很少針對社會制度或社會習俗研究出一套可行之道。這些或許是台灣佛教的最大隱憂。

四、結論：興亡操之在己

透過以上分析，印度佛教滅亡的外在因素，台灣當前佛教似乎還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在教團的覺醒與振作方面，由於高僧的遠見和積極提倡，成績已經慢慢浮現。最弱的一環還是教義如何契合佛陀本懷。

因此，台灣佛教若要繼續發揚光大，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1. 慎防遭到宗教迫害，這種迫害有許多形式，如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宗教、藝術等。佛教徒應有高度危機意識，適時對外來迫害作出回應。
2. 教團應與時並進，趕上時代潮流，積極入世，尊重學術研究，避免「方便出下流」(印順導師語)，闡揚佛法真義。
3. 避免神敎化，恢復佛陀的人本思想。西方極樂淨土固然極爲殊勝，但也不可偏廢人間淨土或創新淨土。當如《阿彌陀經》所言，往生的條件必須善根福德因緣具足，福慧雙修，才能因滿果圓。
4. 建立切實可行的社會制度，肯定在家居士的重要，爲廣大的在家佛教徒訂生括規範。
5. 重新釐清婦女在佛教中的地位，予以高度尊重，不應因性別而貶低修行的潛力。

6. 積極涉入社會習俗，宗教既是社會制度的一種，佛教自應與民俗結合，只要能維持本來特色，當不虞被同化。

註釋

① 荻原雲來著，呂澂編譯：《印度佛教史略》，頁132，見藍吉富主編：「現代佛學大系」冊23，彌勒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出版。

②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頁339，台北正聞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版

③ Prof. P. V. Bapat, ed. "2500 Years of Buddhism" pp.472-478,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4, 1956.

④ 印度籍佛教史學家Prof. A.K. Narian 一九九〇年七月在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演講「印度佛教的背景與興衰」，筆者奉所長聖嚴法師之命，權充翻譯。

⑤ 同註②，頁4至頁8。⑥ 同上，頁327至頁332。

⑦ 儀模：《印度佛教的興起與滅亡》，收於張曼濤主編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⑨③」《印度佛教史論》，頁369至頁372，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⑧ 宇井伯壽：《中印佛教思想史》，印海法師譯，頁209至頁213，無量壽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出版。

⑨ 楊白衣：《印度佛教史略》，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⑨③」《印度佛教史論》，頁346至347，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⑩ 明石惠達著，王進瑞譯：《印度佛教史略》，頁81至頁83，收於藍吉富主編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7」，華宇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初版。

⑪ A. K. Warder 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下冊頁219至頁228，收於藍吉富主

編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33」，華宇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初版。

⑫同上，頁239至頁244。

⑬本節所引，同註③。

⑭杜特：〈佛教在印度的興起與衰落〉，李曉明譯自一九五五年六月份印度《摩訶菩提月刊》，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⑨③」，《印度佛教史論》頁258至頁264，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⑮《一九九〇年慧炬佛教年鑑》，慧炬出版社，民國八十年三月出版。

⑯Group of the Defendants of Security of Buddhism, "The Catholic Plot against Buddhism", printed by Siva Phorn Ltd. Partnership, 1986.

Ven. Phra Sobhon-Ganabhorn, "A Plot to Undermine Buddhism", printed by Siva Phorn Ltd. Partnership, 1984.

⑰請參閱楊惠南：〈當代台灣佛教出世性格的分析〉，載於《東方宗教研究》第一期，頁317至頁342，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七十九年十月出版。

又請參閱游祥洲：〈論台灣佛教現代化進程中的異化問題——對台灣佛教當前若干現象之省思〉。

⑱印順導師對這個問題，有痛切而詳細的分析，詳見《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正聞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出版。

⑲姚麗香：〈台灣地區光復後佛教出版刊物的內容分析——佛教文化思想變遷初探〉，載於《東方宗教研究》第一期，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出版。